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九十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撫青龍

謄錄監生臣單可莊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九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符二年夏四月辛卯遼國汎使蕭德崇李儼等辭置  
酒于紫宸殿授以報書曰載書臧府固和好於萬年使  
節馳軺達誠心於二國既永均於休戚宜共嫉於兇姦  
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植俾獲安全雖

於北嘗豫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涵容寢久  
變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  
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  
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稍修武事築據要害扼控犇衝輒  
於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衆來攻近寨凡涉兩旬自取  
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衆潰宵歸更為詭誕之詞往  
求拯救之力狡獪之甚於此可知采聽之間固應洞曉  
必謂深加沮却乃煩曲為勸和示以華緘將之聘幣禮

雖形於厚意事實異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  
信誓殊不相關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意  
深同休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於一舉  
誠無益於兩朝祖宗詒謀斯為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弭  
忘今者詳味縟辭有所未諭輒違先旨諒不在茲如永  
念於前徽宜益敦於大信相期固守傳示無窮矧彼夏  
人自知困蹙哀祈請命屢叩邊關已戒封疆之臣審觀  
情偽之狀儻或徒為空語陰蓄姦謀暫示柔伏之形終

懷窺伺之志則決須討伐難議矜容若出自至誠深悔前罪所言可信聽命無違即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載惟聰達必諒惻怛方屬清和冀加葆嗇續遣使人諮謝次又回白劄子曰夏國自李繼遷之後建國賜姓莫非恩出當朝所有疆土並是朝廷郡縣之地昨自元豐以來累次舉兵犯寨中間亦曾赦其罪戾加以封冊許令朝貢兼歲賜金帛又遣官與之分畫疆界而狡詐反覆前後於陝西河東作過不一無非母子同行舉國

稱兵攻圍州軍城寨去冬又於涇原路攻打城寨近二  
十日攻城之人被傷殺者不啻萬數勢窮力屈方肯遁  
歸比之日前愆過不為不重所以逐路邊城各須出兵  
討逐捍禦及於控扼賊馬來路修築城寨禦其犇衝夏  
人自知罪惡深重乃更締造詭詞飾非文過干告北朝  
求為救助緣南北兩朝百年和好情義至厚有同一家  
夏國犯順罪惡如此北朝所當共怒兼詳慶厯四年  
四年七月癸未耶律元衡來告西興宗皇帝致書仁宗  
征實錄具載其書與此小有不同

皇帝云蠢爾元昊早負貴朝疊遣林牙齎詔問罪尚不  
悛心近誘去邊民三百戶今議定秋末親領師徒直  
臨賊境又云恐因此軍深入却附貴朝或再乞稱臣或  
依常作貢緬惟英語勿賜允從又慶厯五年書云慶厯五年

正月耶律宗睦來告西征回實錄不載其書兩朝誓書冊內有之當考

元昊縱其兇黨擾

我親隣屬友愛之攸深在蕩平之亦可又云藩服亂常  
敢貢修之不謹親隣協力務平定以永綏又皇祐元年  
再報西征云

皇祐元年三月己未蕭惟信來告西征實錄具載其書

元昊伺窺邊



事特議討除再幸邊方欲殲元惡而夏國馳告元昊云  
亡嗣童未識於矜存狡佐猶懷於背誕載念非緣逃戶  
可致親征孰料兇頑終合平蕩苟有稽於一舉誠無益  
於兩朝至皇祐二年報西征回則云爰自首秋親臨戎  
境先驅戰艦直濟洪河尋建浮梁洎成戍壘六軍蓄銳  
千里鼓行又云專提騎旅徑趨梟巢羣物貨財戈甲印  
綬廬帳倉廩馱索之屬焚燒殆盡螫毒尋挫噍類無遺  
非苟竄殘旅全除必矣又云兼於恃險之津已得行軍

之路時加攻擾日感困危雖悔可追不亡何待載想同  
休之契頗協外禦之情深惟北朝興宗皇帝敦篤勸和  
情義兼至方夏人有罪則欲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  
馳書相慶慮彼稱臣修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自今來  
兩朝歡好歲久契義日深在於相與之心宜加於前日  
今乃以夏人窮蹙之故詭詞干告既移文計會又遣使  
勸和恐與昔日興宗皇帝書意稍異況所築城寨並無  
與北朝邊界相近之處即非有違兩朝信誓必料北朝

臣僚不曾檢會往日書詞及所立誓約子細聞達尋具  
進呈奉旨據夏人累年於當朝犯邊作過理合討除况  
今來止是驅逐備禦於兩朝信誓及久來和好殊不相  
干兼夏人近以事力困窮累次叩關請命且云國母喪  
亡姦臣授首欲遣使告哀謝罪緣夏國久失臣節未當  
開納今以北朝遣使勸和之故見令邊臣與之商量又  
緣夏人前來曾一面修貢一面犯邊慮彼當計窮力屈  
之時暫為恭順以款我邊備邊臣審察見得情偽若依

前狡詐內蓄姦謀俟後少蘇復來作過則理須捍禦及  
行討伐若果是出於至誠服罪聽命亦當相度應接許  
以自新先是館伴所言汎使以白劄子云西人悔過謝  
罪許以自新則是全不干北朝遣使之意兼未見答休  
退兵馬還復疆土八字往復久之未肯收受詔二府改  
定進呈

布錄此段在  
乙丑今附此

遂改定云夏國罪惡深重雖遣使

謝罪未當開納以北朝遣使勸和之故令邊臣與之商  
量若至誠服罪聽命當相度許以自新上稱善初章惇

云夏國作過未已北使雖來勸和亦須討伐若能服罪  
聽命雖北朝不來勸和亦自當聽許布曰如此止是廝  
罵却了事不得遂如布所定衆皆以為然再對具以白  
上上亦以為不可既而館伴所又言

此段布錄在  
丙寅今附此

汎使

得改定白劄子亦不肯受乞與增特停征討四字布曰  
蔡卞已嘗言欲添與特免征伐四字正與此同然恐未  
可數改遂詔蔡京令不得輕許以增改語言京又乞削  
去聽其反覆偏詞是責其主恐彼難收受遂與刪改云

夏人詭詞干告既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是日惇卞不

入惇深以刪改為不須也

此段布錄在丁卯今附此

後四日

丁卯後四日庚

午惇謂布汎使終未肯受白劄子蓋是前來不合與添

北朝勸和意待却取來依前所草定言語與之衆皆默

然惇又謂布曰公每事且道定著布曰自議邊事以來

語言未嘗不定却不似他人一坐之間說得三般兩樣

公適來之說使不得如布所見他既堅云不得回答八

字不敢受兼汎使語最無禮處是云肯抽退兵馬還復

疆土要一分白文字若不肯亦要一分白語言方敢受此極無禮當答之云朝廷既許以自新夏人又不作過即自無出兵討伐之理其建置城寨係僅禦奔衝之處兼是本朝郡縣之地決不可還復如此答之看他待如何惇曰如此亦得布曰這箇須道定著但恐下來不如此答他必不肯去諸公更有高見及更生異論恐無以易此語惇曰恁地好前來言語更不須說布曰不可公適已言為布欲添勸和之意致敵人不肯受劄子今公

議論如此布所見如此若不盡陳於上前取決於上即無由有定論既對上曰敵人堅不肯受劄子且勿恤更住數月亦不妨布曰陛下聖意已定臣下足以奉行蔡京輩館伴以來分付得劄子敵人未辭是職事未了義不自安既得朝旨令堅執前議更無可商量又聖意如此何疑之有布遂悉以惇語白上上曰莫難布又言惇以為臣不當添勸和一節致敵人不受卞曰此是衆人商量不須分辯布又具道布所見如前所言上曰極好



然且候半月十日間未受時却如此指揮亦可布曰如

此無不可者惇曰如聖意且更令住數月亦不妨是月

甲戌

四月一日

館伴所言汎使兩召會食不赴云事未了不

敢飲酒聽樂如前日劄子只得自新兩字北朝所言八

字並不曾答雖餓殺亦不敢受此劄子蔡京又疑汎使

不肯造朝已而如期造朝上又言恐起居時要唐突令

密院且勿退既起居訖便出一無所陳上問何以處之

布持議如前後四日

後甲戌四日丁丑也

館伴所又言汎使未受

劄子欲增抽退兵馬還復疆土之語衆議欲明諭以夏人聽命伏罪朝廷許以自新即豈有更出兵討伐之理其邊臣進築城寨以禦其奔衝兼係本朝郡縣境土及藩臣作過理須削地無可還復以此答之不妨上不以為然是日汎使造朝跪於庭下云所得白劄子只得自新兩字未分白乞更賜增添上令張宗高答以事理已盡無可更改使者再有所陳上欲以前語答之而宗高不敢再表遂又呈嘉祐熙寧北界打圍亦皆批斫林木

然熙寧六年於西山打圍七年便遣蕭禧理辯地分十年分畫畢元豐二年又坐冬於西京初諸路探報北人於邊界作圍場及於西京坐冬惇以為不足恤布曰必恐生事蓋蕭禧理辯地界如鴻和爾山解子平一帶河北地分尚未了緣此生事未可知上亦以為然故檢尋舊邊報以證其舉動非無故也後十日丙戌也後同呈館伴所語錄共八件撰定對答汎使之語如前議納於上前又蔡京言汎使遣二書吏來傳語要於自新字下略

添得些小抽退兵馬之意亦可受兼白劄子內多說興  
宗皇帝書意似未便及言朝廷郡縣之地恐生鞏京答  
云自身已是分白無可更改只是汝兩人誤他使住許  
多日數白劄子只說與興宗書不同却不似北朝容易  
輕出語言便云有違先旨那箇是輕重若言本朝郡縣  
之地興州靈州銀夏綏宥不是朝廷地是誰地此地皆  
太宗真宗賜與李繼遷如何是生鞏兩人者皆無答但  
云不由人更是簽樞未肯受觀其詞氣頗已屈服翼日

遂受白劄子

翼日丁亥也

乞朝辭

己丑日

館伴所又言汎使欲

改大遼國信所為北朝字從之以元祐中因敵使授生  
餽劄子欲改大遼為北朝既降旨從其所請又令今後  
却提空南朝字彼亦不敢違館伴所亦難以北朝白劄  
子內有南宋字汎使云西人之語非本朝所稱遂已蔡  
京初受詔館伴對崇政殿上曰北人以何辭解和夏國  
京曰彼必以尚主為詞蓋仁宗朝有書答北朝曰既論  
聯姻之舊當寬問罪之師上曰仁宗有書如此彼何以

答之京曰彼興宗有書報仁宗屬友愛之尤深在蕩平之亦可又曰苟有稽於一舉終無益於兩朝是彼嘗欲蕩平夏國也上曰善可具錄進入德崇儼留京師凡三

十七日乃歸

舊錄云先是敵遣汎使差蔡京館伴京對崇政殿至具錄進入新錄削去今復存之

蔡京曹誘別有語錄然亦更無可入長編者

詔應勘鞫徒以上罪乞不結

案及審錄覆奏斷遣已申奏者以違制論先是臣僚言右軍巡院鞫前兗州萊蕪縣尉張天錫訛言詔特處死更不結案審錄仍不覆奏不惟中有疑惑兼恐異時挾

情鞠獄以逃省寺譏察非欽恤用刑之意請今後獄具

並須依條差官審錄故有是詔

張天錫事及臣僚姓名為誰當考詔旨元符三

年九月陳瓘論章惇殺張天悅之徒以鉗衆口張天悅見紹聖四年閏二月丙戌朔或即是張天錫事或別事

考當

朝請大夫管勾玉隆觀顧臨卒

癸巳武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永寧郡王偲改鎮

安集慶軍節度使進封睦王 朝散郎中書舍人郭知

章充回謝北朝國信使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曹誘副

之上初欲用范鏜方以制獄隔朝參黃履力為曾布曰

恐賞罰未明兼朝廷何至如此乏人又鏐嘗拜受香藥酒似難為使布且陳於上遂改用知章已而誘不行改差東作坊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宋深

四月二十一日癸巳閏九月十二日

辛巳知章等乃行

知章等既受詔河北諸州數言遼主今歲必

於西京坐冬及於河東對境多作圍場屯兵聚糧以俟受禮又言遣人往解子平圍恐必造端生事章惇屢以為不足恤上頗不然之曰安能保其不生事但當思所以待之爾知章等申乞下雄州移文問遼主受禮處從



之

布錄此段在辛丑四月二十九日

上問知章等到北界對答語言如

何布曰以臣所見若但云不知恐無以塞其請若說與  
聞西人已叩關請命朝廷已許收接章表若彼更不作  
過必無更用兵討伐之理如此明白足以慰安遼人反  
側之意有何不可惇與許將皆以為不然布曰韓鎮沈  
括奉使時亦但云來回謝及再三有所問亦須答惇等  
又曰沈括當時往商量事與此不同上曰莫須與一指  
揮布曰知章等方欲奏請候見文字草定進呈取旨如

此紛紛爭論亦無補

此段布錄在五  
月十二日甲寅

知章等行次相州

雄州言涿州報遼主已入秋山不納回謝使副奏狀須

十月一日過界

布錄在六月二  
十一日壬辰

尋詔知章等赴闕期至

乃行

布錄在七月  
八日己酉

仍以真珠蹙金闊裝鞍轡遺遼主不

封角答玉帶及小繫腰也

布錄在閏九月十二日辛巳  
郭知章不知果以十月何日

行十月二十六日甲子罷中書舍人除集賢修撰知和  
州指揮度此時知章猶未回也 按甲子原本作己酉

誤知章至契丹蕭德崇謂知章曰南北兩朝通好已久

河西小國最爾疆土還之如何知章曰夏人入寇邊臣

擇險要為城柵以守常事也德崇又曰禮數歲賜當且  
仍舊知章曰夏國若恭順修臣子禮本朝自有恩恤豈  
可豫知但累年犯邊理當致討本朝以北朝勸和之故  
務敦大體為優容今既罷問罪令進誓表即無可復問  
也

知章至契丹以下並據知章本傳要  
不當附此進誓表在十二月五日

提舉開修菱

茨等河李仲言祁州深澤縣程昉先所開河見行滹沱  
河水河槽淺澱恐為塘灤之患今踏逐得祁州南有新  
河一道自定州界唐河一枝流與永寧軍沙河相合欲

自永寧軍界鐵登竿村別開河一十九里斗門引道沙

河清水至深州界合入程昉先開河下節行流從之

七月

四日  
可考

保信軍留後仲遷卒贈開府儀同三司仍追封

惠國公

甲午寶文閣待制知武德軍高遵惠為試戶部侍郎朝

奉大夫集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張商英為

權工部侍郎

布錄十二月戊午論商英可考

奉議郎守監察御史鄧

棐為殿中侍御史

五月十一日改禮部外

詔朝奉郎水部員外

郎分司南京睦州居住黃隱爾以諸生常被先帝拔擢  
不思圖報厚恩而逮更元祐託附姦黨非毀法度偷合  
取容雖分務於別都未克諧於僉論可特責授平江軍  
司馬南安軍安置 前知保州西上閤門使副張赴罰銅  
十斤展三年磨勘以不覺察婦人阿劉等出入北界故  
也 孫路乞進築齊訥納森東楞摩等處令便進築餘  
路更相度地勢從長施行 環慶奏乞進築駱駝巷萌  
門白豹及乞罷之字平等處進築詔駱駝巷白豹依奏

萌門恐不須築之字平係控扼清遠軍界恐不可罷令

相度聞奏

七月十八日却築萌門  
三岔八月二日畢工

是日詔依知寧化

軍王械所請與宮觀械奏自云預建儲之大議曾布白  
上械為閣門祇候尋醫安得預此大議章惇曾云此乃  
邢恕之言爾上亦曰輕易因言邢恕反覆不平隱常自  
以定策為功在元祐中上書則云先朝屏斥不用又云  
司馬光等進用可謂千載一時與今日在朝廷議論殊  
不類布曰恕頗有文學然天資反覆利欲多端所操守

不常自紹聖初因章惇力引故進擢其後觀望有所黨  
附則攻病惇無所不至每戒惇以生底事少做及恕有  
所開陳無非生事一事未已又生一事略不肯安靜以  
至於臣前議論司馬光等與章惇等處所論全然不同  
此皆陛下所知也上云天資不靜小人小人

乙未三省密院同進呈令孫路進築喀羅蓋章惇意也  
喀羅卓羅密邇邈川路欲繫橋渡河築一寨惇力欲成  
之曾布與同列皆以為不可曰如此青唐必驚驚疑生事

西夏未了又生一敵國布因為上言臣自有邊事以來  
常以為但得遼國及青唐不驚則西事可了若一方小  
驚則無所措手足青唐一動則熙河應接不暇何暇經  
營齊訥納森以通涇原也今事已垂成可惜壞了上曰  
如此且已遂進呈訖 詔前復州景陵縣主簿趙隨賜  
帛三十匹米三十碩以本州言隨守母墳篤孝故旌賞  
之 詔宣義郎新除通判蘄州城珣降授承奉郎以元  
祐訴理不當故也 詔河東新築端正平寨名曰寧遠



布錄乙未三月十

一日四月七日

丙申樞密院言漢蕃官弓箭手并諸蕃兵等功未經酬  
賞或已賞而不經親授身亡或陣亡子孫弟姪等合該  
承襲推恩者舊例不一內漢蕃弓箭手於舊職名承襲  
蕃弓箭手蕃官並於新職名承襲顯未均當欲有功未  
賞或已賞未授身亡止於舊職名上推恩應承襲者準  
此其未賞未授功每合轉一資支賜絹二十匹內功狀  
優異臨時取旨從之 廊延奏西人說話次第已降旨

令明示以開納之意於是令保安軍先與收接章表仍  
邀約以送還漢界陷沒官員軍民及執送自來作過近  
上首領來獻方敢申取朝廷指揮就委惠卿選文武官  
兩員同將寨官專切應答西人語言節次錄奏  
布錄  
丙申已而鄜延奏恐西人未齎到章奏詔令先與收接公牒  
布錄

辛丑二月十一日四月  
七日五月六日合參照

丁酉詔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孫覽差提舉崇  
禧觀先是覽上表請宮觀其詞有陛下既未能察臣區

區而不自披露則終莫能動陛下之聽語涉不恭特落  
寶文閣待制御史中丞安惇再言責之太輕故有是命

正月二十一日先除林希知太原後九十餘日覽乃責  
布錄云正月丁卯先有旨降一官既而御史有言遂命  
奪職候林希到行下元符元年五月二十九日降寶制  
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降一官畢仲游墓誌覽上表謝降  
職曾布曰謝語不虔可謫遂奪職奉祠降職在元年五  
月二十九日降一官在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奪職奉祠  
在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皆坐表語不恭先謝  
降職後乞宮觀仲游并言之今依實錄兩存 廊延路

經略司言近於安塞堡北威戎殄羌中路踏逐地名博  
羅特等可以修築守禦城寨控扼得賊馬來路尋指揮都

鈐轄苗履等統制兵馬進築了當已準朝旨賜名威羌寨今修築納木囊山地青高山并盧關及赤幘峯堡寨並已畢其納木囊山殄羌寨令保明苗履等功狀詔等第與

官減年支賜

殄羌元年五月四日賜名威羌十三日賜名

環慶路經略安

撫司言新築定邊城日有西夏來投蕃部緣本城所據川原廣濶土脈饒沃是舊日西夏儲蓄之地今投來之人源源不絕可以就本城管下標撥田土使之耕種本路舊蕃弓箭手散居諸寨隨地分隸諸將今除舊人並

依舊外將定邊新城已後歸順之人就本城管下給田更不散行分隸乞置總領蕃兵及同總領各一員揀選諳熟蕃部事體深曉邊情能弓馬之人充從之

三月十二日定

邊畢工

詔孫路且進築齊訥納森欲留秦鳳兵馬及一

併築東楞摩會州恐向去暑熱難以久留又秦鳳兵馬迂路赴役并保甲車乘等般運應副不前於軍情民力不便令再相度具奏路再奏便欲城會州以打繩川為六百步寨與素議不同兼西路兵馬方自涇原進築歸

盛夏久留役使恐不便故丁寧詰之

布錄丁酉有此五月二日甲辰更詳

之又五月十二日甲寅路墓誌云初元符元年八月二十七日移帥熙河西城利害路知其素方定計策而坐收夏國降書降授待制二年二月十五日路益自奮勵究心邊事會涇原路城西安州詔路統萬衆牽制路曰青石峽控扼會州路而兵不得前取之斯其時也因以其衆趨會川城別遣驍將徑禁會州遂復潁河之壤包秦鳳而通涇原矣

西上閣門副使知雄州張赴知涇州降授

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都監知保州劉方兼閣門通事舍人權發遣雄州成都府利州路鈐轄閣仁武權發遣定州路鈐轄知保州赴久病不任事而未有可代者章惇

欲令劉何換官為之曾布不可布欲用王獻可上不許  
於是以保遷雄州蓋故事也

己亥奉議郎崔兪言乞將校節級侵冒合招弓箭手地  
土者論如盜耕官田法將官城寨官干繫人知情與同  
罪不切覺察減犯人三等許人告每畝賞錢三貫至五  
十貫止犯人財產不足勒干繫人均備從之 賜涇原

進築洒水平秋葦川帥臣而下銀合茶藥候進築鼎摩

會成更賜一次

布錄

詔勿受宰臣章惇乞解機務章奏

御集二  
十七日

先是章惇留身乞退徑出居僧寺其家已先出

日加午上乃有旨令不得般移其日甲午也

二十  
二日翌日

二十三  
日乙未

上諭曾布曰惇請去甚堅布曰惇久有此言上

曰章惇今日豈可令去布曰聖意堅留惇亦何可去上

曰已封還文字宣召矣是日早遣御藥劉友端往翌日

二十四  
日丙申

惇入不奏事留身退押赴都堂徑出上又問惇

去意甚堅何故布曰惇自言久有去意陛下恩禮既厚

惇何敢不留又翌日

二十五  
日丁酉

惇復被召赴都堂惇乞別



班起居奏事皆如所請上諭三省密院云惇請去甚堅  
昨日對蘇珪乃至泣下又有劄子極說事不知何以如  
此堅求去許將蔡卞黃履等曰惇自言惇不似他人道  
去便須去昨日亦有簡與臣等令助以一言布曰臣亦  
得惇簡見在此容進呈上笑曰此惇自書衆曰然三省  
所得簡大意類此既至都堂布等見之惇曰決須去仍  
不肯坐都堂止於暖堂中相見遂上馬布再對請於上  
曰劄子中說事莫及臣等否上曰無之只是說在下人

却不及執政是日

二十七日己亥

惇又乞別班起居奏事亦如

所請尋押赴都堂遂復視事上對三省密院又問惇去意何其確然也衆對如前布再對又問仍曰惇自言多面斥士人罪惡故衆怨歸之布曰士大夫無不罵惇者惟是得差遣遲乃不見賓客與衆執政不同爾其他亦何能為惇於同列但有過於遜屈事事隨順人不能與人違戾以此稍稍有去意兼祖宗以來以一相當國者幾務任不輕亦不得不然爾上默然布又對三省嘗云

此地非久安之所臣等待罪於此歲月已久亦每不自

安非獨惇有去志也

元年末及此年九月二十五日鄒浩云云

辛丑右正議大夫知河南府李清臣知成德軍朝請大  
夫直龍圖閣權知鄆州胡宗愈權發遣江淮荆浙等路  
發運使陝西轉運副使邵魴知鄧州 詔廣南西路帥  
臣孫覽胡宗旦特罰銅三十斤監司程節齊諶梁子美  
方蒙徐常譚揆程遵彥孫賁王錫罰銅二十斤以察訪  
董必言知廉州姚舜舉等以贓敗覽等坐謬舉故也

樞密院言近西人差使詣闕計告兼附謝罪表狀朝廷雖未聽許緣諸路新舊城寨形勢利害不同其烽臺坐團口鋪及人馬巡綽卓望所至去處各未經點檢措置如涇原路進築天都鴈摩會嫌隈了當即須巡綽至葫蘆川東北及奇魯朗口以來環慶路定邊城須自星哈羅隴宗至西安界橫山寨即目之字平青崗峽至清州遠軍界戡章會板井以來一帶熙河路修築東楞摩會州打繩川一帶城寨即須至威經山一帶及沿黃河擺

置東西關堡以來及金城關以外皆是合要安置烽臺  
堡鋪及人馬卓望巡綽所至之處廊延河東路亦合依  
此相度修置務占據得橫山寨及河南一帶緊切要害  
去處於邊防控扼守禦經久利便詔陝西河東逐路帥  
臣選委近上兵將官從長相度修置仍具所置烽臺堡  
鋪及巡綽所至地名著望去處及與極邊新舊城寨相  
去地里遠近圖貼以聞 館伴使蔡京等言竊實修華  
戎信錄自通好以來事無不載粲然可觀而所載止於

元豐六年後來未經編錄伏望委官續成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五月癸卯朔降授朝請郎權刑部侍郎周之道朝散大夫刑部員外郎許介卿宣德郎刑部員外郎錢蓋並降一官以參定前秦鳳路提點刑獄劉何辨雪制勘公事不當故也復命何提點永興軍等路刑獄曾

布力爭之閏月辛巳乃罷

劉何故罷秦鳳提刑在正月末復為永興軍提刑即五月

一日十二日甲寅所錄附此布錄戴何事甚詳悉附見閏九月十二日辛巳何與遠小知州當考

章

樂奏統兵赴禹摩會進築

布錄癸卯四月二日樂奏當考

甲辰朝奉大夫魯君貺為司農少卿通直郎王峴為軍

器少監太常博士崇政殿說書周常為著作佐郎常言

伏見厚裕以上諸陵寢中器物止以純銀鍍金而衣裳

服用又無珠玉之飾蓋是先帝時常有訓誡務在質素

惟裕陵洎宣仁聖烈皇后寢中所藏珠玉服用純金寶



器尚多欲收其器服納諸景靈殿寢中以遵先帝遺誠  
詔令逐陵遣官管押赴奉宸庫送納降授禮賓使熙  
河蘭會路鈐轄李沂改秦鳳路熙河蘭會路經略使

孫路言鈐轄王愍踏逐到會州西地名巴寧會地形高  
爽土脉堅潤比之古會州尤更險要臣欲候齊訥納森

等處城寨畢工躬親按視進築詔孫路審度以聞

四月二十

五日丁酉布錄云云已附本日恐與此相重更詳考之

殿前副都指揮使姚麟

斷魏吉不當開封府得旨放罪牒閣門責限謝恩曾布

言開封府不應如是上然之詔開封府官吏放罪殿前  
司吏送大理寺取勘仍令三省立法章惇以為不可止  
放罪詔府官各罰銅二十斤吏送大理寺勘并詔自今  
命官合勘斷及放罪並依條奏審違者以違制論既而  
呂嘉問乞免放勘府吏各罰銅八斤殿前司吏經赦特  
決杖勒停降資衝替

布錄甲辰又  
巳酉又甲子

黃敏用乞移涇原

帥府於鎮戎軍以平夏城為鎮戎軍上謂敏用越職衆  
言奉陳利害恐難坐罪遂不行

布錄甲辰敏用何官當  
檢入元符元年六月九

日以同管勾成都府利州陝西等  
路茶事差按視涇原路進築城寨

丙午淮南兩浙路察訪孫傑言昨奏前發運使呂溫卿  
興販簾板事江州稅務看驗得合稅錢一百九十貫本  
簾勾當人呂文廣不伏送納本務監官承事郎張華民  
具申江東轉運使司稱顯是本人不顧公法欺壓州郡  
看詳華民廼監當小官正在部屬不畏權勢敢與抗辨  
以道守官誠未之見望賜獎擢以勸奉公守法之吏詔  
張華民特與減一任監當令赴部與親民差遣

布錄是  
日上詢

李雲從者何人布云陛下必記憶呂嘉問知荆南夜留城門往其家晏飲與其妾間坐和詩及小詞上云不記莫是元祐事布云乃紹聖事嘉問在荆南買金虧價及他事甚多下湖北路監司體量皆有實狀惇卞此時方相得力主之安燾李清臣乞不原赦亦得旨既體量到却送嘉問分析便以為無罪斷放當時若以體量狀按治嘉問已粉碎矣外議云皆嘉問合有今日官職故倖免上方云記得仍云李雲從上書極亂道適欲罷差遣以上書故未欲罷

熙河蘭會路鈐轄折可適知西安州兼管

勾沿邊安撫司其撫納降羌及招置弓箭手開墾田土應干邊防措置等事內有急切待報不及者聽一面從長相度施行於敕令有妨仍從經畧司奏請朝旨從章

案所請也

從案所請據布錄增入

案又乞與環慶蕃官慕化換漢

官詔與準備差使又乞修天都山廟詔封順應侯仍以順應為廟額

丁未刑部言驅磨告發出失陷錢物合推賞者令上戶部參驗如有請屬冒賞各杖一百賞錢五十貫文又乞立偽造文鈔及知情者流配告賞等條並從之

舊本持詳今從

新本

戊申權戶部尚書吳居厚言乞應官員外任請給並令

隨處依條勘給從之 卹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準朝  
旨如收接表狀訖西人欲歸衙頭取稟亦聽從便契勘  
夏國羌威明濟賽等乞詣闕訃告兼令附謝表狀前去  
其威科卜等只齎公牒前來稱章表見在衙頭待回  
去聞之國主已令順寧寨將官作本處意度說與西人  
既章表見在衙頭回去說知國主差使副或使臣送來  
候得表狀奏取朝廷指揮詔呂惠卿依已降指揮施行

二月十一日四月七日  
二十四日又五月六日

詔秦鳳不合勾保甲防守權

經畧孫賁罰銅三十斤 廊延奏進築金湯寨畢工賜  
銀合茶藥 是日曾布既與章惇蔡卞等同進呈蹇序  
辰范鎧制獄再對又言惇卞各有所主卞主序辰惇主  
鎧此兩人皆惇卞未相失時共力薦引今惇惡序辰卞  
以鎧舉呂升卿自代疑附惇而異已遂惡之以此議論  
各有所偏不惟此兩人如周種呂嘉問亦皆惇卞所主  
今既相失惇遂惡嘉問而卞惡種此數人者亦誠各有  
所專附大約今日士人皆分隸惇卞門下如許將黃履

既不能有所主亦不為人所趨故皆無門下士臣在西  
府亦無以威福人兼亦無所黨與故門下亦無人平時  
以公論稱薦趙挺之郭知章輩亦未嘗與之為黨挺之  
輩蓄縮避事亦嘗陳於陛下前無所隱只如挺之昨草  
呂孝廉京東轉運使詞得罪士論既自羞愧却乞外郡  
諒陛下亦不知其請郡為此其他奔競好進之士不趨  
惇則趨卞然惇性疎率多為卞所窺雖與卞相失然極  
畏卞此許將黃履及三省人吏所共嗤笑臣嘗問惇諸



處闕官不除人惇曰才除一人又云是元祐黨或有何  
罪惡以此不能除得其意蓋指卞也卞答之曰元祐黨  
最分明者莫是劉昱以昱為惇所主故惇默然惇用昱  
誠不當以至引蔡肇陳師錫皆卞所指以為元祐人此  
數人者誠不足引趙挺之云蔡肇譖鄒浩於蘇轍遂被  
逐師錫亦是軾轍門下儼薄多言之士惇嘗與臣言自  
來於陛下前不曾言元祐人不可用誠如此乃是公議  
人才難得豈有一經元祐任使之人便不可用然宰相

當曠然以公議收采人才今乃獨偏於劉昱蔡肇輩宜其為卞所非也上曰劉昱並不曾行遣用蔡肇殊不當陳師錫乃先帝所黜亦不當用布曰惇如此所以畏卞然臣常謂大臣能以大公至正之道收用人材危言正色為朝廷分別是非邪正孰敢以為不然者今惇卞各有所偏故是非無以相勝惇初與卞同引序辰嘉問輩今雖悔之何所及如臣則不然自初秉政得事陛下左右便言惇引朱服蹇序辰為卞所誤至今五六年臣此

論未嘗變以至與惇卞議事亦未嘗小為之屈臣嘗語人以為卞雖不樂臣然與臣共事必不敢與臣異蓋惟理可以服人也

序辰鑑制獄具在六月二十二日癸巳

庚戌詔提舉太清宮高遵禮候再任滿日特更令再任知樞密院曾布言昨高遵固年八十一乞再任宮觀特旨從之今遵禮年七十六兼已再任於法皆不得又特從其請中外皆不詳知陛下待遇宣仁親屬敦篤如此當書之以付史官 詔朝請大夫王瑛除提點江南西

路刑獄指揮更不施行以起居郎權給事中孫傑言瑛

頃為潤州守無治術徒飾厨傳曲奉呂溫卿等故有是

命

初六日除

詔鄜延路金湯新寨賜名金湯城

二十八日庚午曾布

云云可考

朝奉郎韓跂為工部員外郎

辛亥淮南兩浙察訪孫傑言被命按察兩浙路監司職事體訪得偏遠州縣多有提舉常平官不曾到處臣詳提舉司所總常平免役農田保甲等乃先朝復古之法所以為民之意至厚條令委曲纖悉在提舉官躬親講

究開諭州縣以次推行始可布宣惠澤乞自今提舉官  
雖與監司互分巡歷並須本司官二年遍所部州縣  
權提舉永興軍等路常平吳黯言諸路奉差管勾官乞  
特依熙寧元豐互注法施行吏部勘當諸州管勾官除  
各依紹聖五年朝旨占闕外復元豐管勾互注法請許  
就占闕中用元豐七年朝旨占換選擇奏差從之 權  
通判廣信軍周紱言沿邊兵器不修者萬數物料不計  
工力亦有所不逮攻守之器類用毛羽絲枲膠漆經暑

則水氣蒸溽修之數少壞之數多詔定州真定府路安撫司指揮諸州軍今後常切點檢措置施行如更因循損壞帥臣以下並當重行黜責

正月二十九日三月二十一日可考 綽又

言廣信城北鮑河夏秋山雨暴漲倒流入城渰浸草場漂蕩舍屋及堡寨又廣信安肅三州之兵乞與巡邊司兵滾同差使又河朔馬不足請就近地或府界或西市團網分配邊城并隄道官八員無職事可領乞罷屯田判官願專置一員所在責逐縣令佐兼領田事詔馬事

令太僕寺餘令逐路安撫總管司相度以聞上謂輔臣  
曰縛所陳頗有理可令召對曾布曰此乃京西轉運判  
官周純之弟其人材或過於純召對固宜也布因言人  
材難得顧所收采未廣耳臣嘗言章惇所引舉人多不  
當如李仲在元祐中希王巖叟風旨便申乞廢清汴昨  
既罷提舉官却令開御河遂擢提刑御河為北京患人  
人知之今年春旱而北京水滿城郭居民倉庫皆被害  
而無敢言者韓忠彥深以為憂亦不敢言蔡卞亦知之

此事恐未便上曰此不難只遣一內侍往視之便可見  
布曰臣方欲開陳乞遣一中人往視之即可知虛實上  
曰鄒浩亦有文字當令按視之

按視竟何  
如當考

鄒浩言臣

伏聞北京城內自開貫御河以來民廬僧舍為水所浸  
見已不少若萬一河流漲溢即必為北京大患事理無  
疑兼聞本處大姓已有遷居縣鎮豫為避水之計者人  
心危慮不可不察欲乞下河北路安撫轉運等司疾速  
相度務令一方永遠無虞上副朝廷興利除害之意伏



望聖慈詳酌特賜指揮施行又言臣近以北京城內御河浸漬為患乞賜指揮下河北路安撫轉運等司相度處置臣續訪聞得河北去年大水之時北京幾殆者數矣賴救護官司急將御河塞斷以故水不入城今來若只疏畎積水以紓目前之患不惟河高城卑疏畎之後依舊浸漬其患猶在實恐將來秋水暴集因緣御河引入城漲溢難防為患必大惟是回徙御河行於城外庶幾一方永無他虞兼聞北京城外舊有河道雖久堙

廢自可興復以成御河之利但御河係李仲所開仲方  
為本路提刑故官吏無敢言者然而一方生靈之害豈  
可因人而忽之也況今迫近秋水漲溢之期尤不可緩  
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河北路不干礙官司疾速相度  
回徙御河自北京城外通行以絕後患

癸丑權戶部尚書吳居厚試吏部尚書

實錄無此居厚  
墓碑亦止云召

為戶侍明年進權戶書滿二歲為真加龍圖閣權知  
開封此吏書或當作戶書更詳之六月十二日可考

奉議郎守監察御史鄧棐為禮部員外郎棐先除殿中

侍御史固辭之因改是命

除殿中在四月二十二日

涇原奏知平

夏城喬松等守城有功松遷三官第一等兩官第二等

一官仍減二年磨勘第三等一官將士轉資支賜有差

布錄  
癸丑

呂惠卿奏西人已諭以不敢收公牒令歸取章

表於初三日歸西界訖

布錄癸丑此當考二月十一日四月七日二十四日五月六日

發運司言汴河并諸路鹽糧綱乞並依熙寧四年朝

旨依舊置鎖仗於梁上封鎖通用省印如押綱使臣人

員點檢得封印不全或被盜知覺察損動官物即畫時

申隨處催綱巡鋪官限當日內同押綱人開封印檢視

訖却用隨處官印訖抄上枚歷照驗從之

新削

安武軍

留後提舉崇福宮呂真以本官致仕從其請也

甲寅戶部言蕃舶為風飄著沿海州界損敗及舶主不在官為拯救錄物貨許其親屬召人保任認還及立防守盜縱詐冒斷罪法從之 孫路奏已進築齊訥納森

寨

布錄甲寅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五日六月八日

河北路轉運副使王博

聞改陝西路朝請郎吳安憲權河北路轉運副使

乙卯朝請郎京西轉運判官曾孝廣入內東頭供奉官

勾當內東門司劉友益以補治永裕陵畢工轉一官友

益仍寄資

四月五日又二十六日

河東經略司言靖化堡瑪克密

族蕃官伊錫元是衙頭背嵬投漢累為鄉道致獲全勝

近隨折可大討蕩奪渡過河率先立功乞給與驛券詔

伊錫轉三官仍特支驛券

伊錫先見三月十七日

詔孫路經營

會州等處進築須管於八月以前了當

布錄乙卯六月二十二日減地

步九月一日

會州畢工

丙辰胡宗回言進築白豹旺丹佐城寨畢工詔入役禁

軍廂軍弓箭手蕃兵等各賜錢有差

二十八日  
白豹賜名

詔熙

河環慶應進築處並限八月以前了當

布錄  
丙辰

河東奏

北人過天澗取水已令地分婉順止約去訖章惇言此

邊吏蓄縮爾若過界者便與殺了必不敢來因言曾布

嘗言趙鼎帥延州初分畫綏德地界西人於道路兩旁

置鋪行旅苦之數移文及與說話但云我地內置鋪有

何不可無如之何遂呼巡檢令夜往鋪中取守宿者悉

殺之西人來理會但云已立賞召人捉賊自爾不復敢來布曰此事難指揮邊吏亦須有才畧者方能為之也

六月一日  
可考

丁巳賜熙河進築齊訥納森將士特支七百

布錄十二  
日進築六

月八日  
畢工

戊午兵刑部乞立儀鸞司係公人盜本司官物若知情藏買及為隱寄典賣者編配告賞法應官司差借儀鸞司人物者權同監臨事畢令人齎還從之

舊特詳  
今從新

己未太學生楊昊等言本學式令一遵元豐法度獨解  
名元額未蒙舉行詔依元豐七年例分數取人 涇原  
路經畧司言擒到西界首領額勒齊烏楚肯僂儼可以使  
喚欲將家屬於鎮戎軍質院拘管從之 又言西安州  
八月畢工九月班師 布錄  
己未 環慶奏進築之字平等處  
詔令八月以前了當

庚申詔朝奉大夫新知韶州孔仲平責授惠州別駕英  
州安置左騏驎使英州刺史權發遣梓夔路鈐轄管勾



瀘南沿邊安撫司公事王獻可降一官落遥郡刺史罷  
見任差遣平仲以元豐末上書詆訕先朝政事獻可以  
元豐末及元祐中上書議論朝政附會姦黨故有是責  
辛酉詔左藏庫副使梁和如京使延安府都監林大節  
供備庫副使勾當三館祕閣王佑內殿崇班勾當內藏  
庫陳嘉言各係梁惟簡陳衍親黨並與遠小監當差遣  
內梁和特降兩官

御集在二十二  
日今從實錄

癸亥萬壽觀告遷奉安真宗皇帝神御於延聖殿章懷

皇后於廣愛殿溫成皇后於崇華殿先是殿損敝詔權奉安於觀之辛巳堂至是修成故告遷入內殿 宰臣

章惇以涇原路建西安州及天都等寨諸路築據要害

邊面各徑直相通畢工率百官賀於紫宸殿知樞密院

事曾布奉制宣答曰夏羌弗庭命將進討復我境土據

賊要衝道阻悉通邊防永固與卿等內外同慶德音降

陝西河東路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實錄此下書以南牟會新城為西安州按

西安州賜名在四月十七日已書不應於五月再書今削去

差官奏告永裕陵

舊錄云上

開拓疆土列置城寨一二年盡有橫山之地西夏由是衰弱惶怖請命神宗之功昭美矣新錄削去今從新錄

先是三省樞密院同進呈熙河已進築齊訥納森賜將士特支章惇因言涇原亦進築天都邊事將了當稱賀上問如何衆皆曰當然曾布曰西安建州包括天都自天都至秦州甘谷城南北一直五百里幅員殆千餘里當時得熙河止是摩正地今所開拓乃夏國地兼據險要並河足以制其死命西人常恭順則已若更作過則趨興靈不遠矣此功非熙河可比然不得熙河則涇

原亦無由開拓今涇原進據天都熙河自努扎建城寨至會州故兩路邊面相通接而秦州遂為腹裏兼先帝建熙河蘭會路今日方得會州乃成先帝之志上喜曰蘭會方為漢地如此固當稱賀莫須候八月會州了否皆曰陝西河東民力困敝因此稱賀便當曲赦與除放倚閣稅賦及免支移折變使民受賜恐不須俟八月布曰熙寧建熙河路以熙河洮岷通遠軍為一路此時尚未得河州至今未有洮州此故事也上然之布又言西

安會州皆為漢地亦當告陵廟惇曰當遣官告裕陵上  
亦然之已而涇原又奏西安州八月畢工九月班師布  
遂建白當稱賀上許稱賀仍曰諸路所築凡四十餘壘  
皆曰未論諸路只天都與熙河邊面相接所包括幅員  
蓋千里河東鄜延環慶邊面亦各相通此誠非常不世  
之效也又言赦詞當從政府草定恐學士命詞或不能  
盡朝廷意熙寧中亦常如此又當明示以休兵息民之  
意不惟慰安民心亦足以釋二國之疑也上許之赦文

有討叛興師蓋非得已息民偃草將自于今之語布所  
草定也 右正言鄒浩奏臣伏見近者北敵遣使為羌  
人請命已蒙聖恩開以自新之路既而曲赦陝西河東  
又以息民偃草形於德音普天之下鼓舞相賀以為羌  
人罪大勢窮滅在旦夕陛下遂赦不問者直以生靈為  
念故也然敵使之還德音之布亦云久矣而邊臣猶或  
以經畫為事喧傳外議莫不惑之夫朝廷之所以示天  
下者信而已矣信不可無猶大車不可以無輓小車不

可以無軌故雖州里之微非信且不可行而況天下乎  
今來邊臣乃不能上體至意未忘經畫竊慮因此外則  
為朝廷失信於外國內則為朝廷失信於陝西河東之  
民別致生事不可不察伏望睿慈特降指揮嚴行戒勵  
庶幾邊臣謹於遵奉有以副陛下深念生靈之意不勝  
幸甚

沿奏不得其  
時附德音後

定州路安撫司言深州係次邊州

止有兵馬監押一員欲乞城外更差一員與見任監押  
同共勾當從之 三省言按紹聖四年六月十五日指

揮諸路折斛錢熙寧年並歸朝廷自元祐以來戶部陰有侵用不復更歸朝廷無慮二百萬緡緣係本部已前侵用過數難責今日併償詔將元祐年折斛錢除戶部的實已支過錢數與免撥還外其餘數目并紹聖二年所起折斛又提舉司充糴過斛斗價錢並仰元豐庫拘收封樁準備朝廷支使如戶部輒敢侵用並依擅支使朝廷封樁錢物法今後遇起折斛錢並準此又東南六路上供斛斗歲額共六百二十萬石每遇災傷特旨減



放或賑貸借用外多不及額致轉輸京師日有損減今  
發運司雖有本錢一百五十萬貫緣所糴斛斗止係準  
備諸路歲額未到間先次起發即未償充還實減之數  
按紹聖元年七月十六日指揮撥兩浙上件糴米本錢  
並賜發運司乘時計置糴買除準備諸路年額未到間  
先次起發外應一切支費並仰補足額數起發仍常管  
所賜錢本數目毋致放散詔諸路已前折斛價錢仰發  
運司依紹聖元年七月十六日朝旨施行

甲子龍圖閣直學士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知渭州章  
惲充端明殿學士先是上謂曾布曰章惲求去布曰惲  
有書與臣及章惲皆云必欲請致仕然新邊方就經營  
輯理未可闕人蔡卞亦以為不可去惲曰昨已許惲天  
都了令去上曰且俟來春然事了當進何職衆曰端明  
殿學士上曰更與轉官布曰職已高官不足惜布因言  
適與三省言紹聖二年罷分畫事三年秋西人舉國犯  
延安至十月鍾傳方進築努扎只三二年間了當亦可

謂神速上曰鍾傳此功亦不可忘為諸路倡始初興邊  
事時人人以為不可為從官而下皆以為笑今成就如  
此誠不易衆曰傳事了當與牽復布曰安燾嘗言努扎  
先帝所不敢為誰敢議此初罷分畫時韓忠彥堅不肯  
臣力與之爭忠彥云待捉了高永能後相度臣云若須  
待捉了鈐轄實羞見天下人忠彥方屈三省及人吏皆  
聞臣此語既罷分畫安燾猶力說臣云邊事不輕動如  
此何時可了負責不輕不若如故臣答以已罷分畫何

可中變遂已惇等亦皆曰布誠有此語 河東經略使

林希言北界擅移久良津權場關門不收公牒乞更移

牒一次如不收即更不移牒從之

六月一日  
合參照

內殿承

制吉先特授閣門通事舍人就差權發遣瀘州先以武

舉中第選知文州上於禁中得元祐中所上書言諸路

城寨不可棄及既廢保甲而已減之兵額不復增緩急

致闕事故有是命

舊錄云旌其豪直敢言  
不阿時好新錄削去

詔皇城宿

鋪人輒敢擅離地分及不報所部人單獨往來故意招

呼拋擲物色與城下人者徒二年垂下繩索者加一等  
部轄人不知情者減犯人二等知者與犯人同情實誤  
者奏裁

乙丑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為  
金紫光祿大夫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曾布為右正議  
大夫右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許將為右光祿大夫太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蔡卞為右正議大夫守尚書右丞  
黃履為通議大夫皆以諸路進築要害城寨畢工故也

先是上諭曾布曰邊事如此皆卿等之力布曰陛下睿明洞照幾微邊臣奉被成筭故建立無不如意臣等上稟聖謨何所補益又問執政當遷官否布曰臣等待罪政府皆嘗被遷擢惟章惇自作相以來未嘗遷改惇嘗言元豐末已是正議大夫是時未分左右元祐中降官不當謂臣草麻日不曾為開陳雖得旨轉官乃只是復官爾上曰正議改光祿光祿改銀青布曰然上又曰祖宗時有轉官例布曰祖宗朝執政有遷除則宰臣往往

遷官昨官制行王珪自禮部侍郎改金紫光祿大夫熙  
河成功王安石雖不曾推恩然罷相日自禮部侍郎遷  
吏部尚書乃轉九資也惇遂加金紫光祿大夫

惇進五等布三

等將十履皆二等

詔入內東頭供奉官鄭居安楊震皇甫邁

西頭供奉官康奭高品王竦陳列黃門鄧淵胡秩並進  
秩一等西頭供奉官張維周減磨勘三年端王申王出  
居外第示優恩也

丙寅如京使涇原西路同總管領蕃兵將韓資罷同總

管領蕃兵將令吏部與閑慢差遣以元祐中訴父存寶  
事語涉不順也 樞密院進呈內侍省押班閻安乞御

藥院帶御器械酬獎上初令與減二年磨勘曾布言押  
班已是遷擢更叙日前差遣酬獎兼歲月未滿無此例

上曰更不須與遂寢之

布錄  
丙寅

戊辰詔朕因閱元祐臣僚所上章疏得陳次升任監察  
御史日一二奏觀其微意極其姦邪附會權臣詆毀先  
政如張官置局許之訴理其用法過重事涉冤抑情可



矜恕得皆伸雪已而乞放上供封樁錢物不致過有誅  
求而民無騷擾之患等語朕常含容其過庶使自新畀  
以諫職復敢狃習故態觀望言事多不中理久居其位  
殊無小補可罷職與遠小監當差遣遂添差監全州鹽  
酒稅京師富民程奇者家有六歲小兒其乳婢求去奇  
不許婢怨奇因與小兒戲教兒自稱官家婢即向兒山  
呼仍遽出告詔開封府推治婢情得杖脊送畿南編管  
上以小兒不足深罪而奇坐分析不實但衝替次升言

陛下斷此罪出於仁恕乞降付史官免獄吏觀望入人

罪上諭輔臣曰次升言觀望朕所不曉蔡卞從而譖之

上怒遂有此命

此據曾布日錄并次升行述增修曾布日錄五月庚午布言陳次升因言程奇

事出於仁恕乞降付史官免獄吏觀望入人罪上怒其有觀望上意之語遂具其元祐中曾言訴理伸天下之冤及罷封樞免掇剋之弊深詆先朝政事比合容使之自新而不改故態每事觀望令與遠小處監當差遣遂差監全州酒稅程奇者家有六歲小兒因飲酒戲謔自稱官家為乳婢所告其母亦有與之酬答之語上以其年小不足深罪遂令開封推治乃乳婢教之使為此語上令杖乳婢送畿南編管他皆釋之程奇以分析不實街替而已都下翕然稱頌上德故次升有此奏然謂獄吏觀望入人罪誠非所宜言也次升立朝廷無所附麗

然此舉士論深惜之恐次升罷  
蓋不獨緣程奇也姑附見此

次升之為御史也嘗劾

章惇奏入不報他日上謂次升曰章惇文字勿令絕了  
次升唯唯退以告王鞏鞏時從吏部調簽書榮州判官  
事次升因留鞏曰上意未可知且緩行鞏遂詰次升曰  
上語云然公胡不白上臣任耳目之官帝王猶心也心  
所不知故耳目為傳達之心若自知何用耳目陛下既  
知惇何不罷斥更須臣等文字次升曰良是後數日再  
對上復語及惇次升即以鞏所言白上上曰未有以代

惇者次升自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又遷左司諫首

尾凡四年既罷而惇獨居相位訖元符末乃貶

此據王鞏甲申

離見編入次升自察院遷殿院乃紹聖二年十一月自殿院遷左司諫乃四年十二月不知劾惇果在何時元符元年十一月八日王鞏以朝散郎追毀出身已來告敕除名勒停送全州編管據元符末邸報云全州編管人前朝奉郎榮州簽判王鞏放逐便然則元符元年十一月八日送編管全州時已自榮州替歸或就榮州送全州也當徐考之王鞏甲申離見云紹聖初余調簽書榮州判官廳公事過別殿中侍御史陳次升當時云且緩行上意未可知余深叩之陳曰早來請對上語我曰章惇文字不要絕了余曰公何以報上曰唯唯余曰胡不白上臣為耳目之官帝王猶心也心所不知耳目所以傳道之也心既知之何用耳目陛下既知惇何不罷

斥更要臣等文字陳謝曰甚是甚是後數日再對又數日陳召余曰早來對如公之言上但曰未有以代惇者然惇為相終哲宗一朝豈其命歟元豐八年六月次升為監察御史元祐元年九月以監察御史出為淮南憲紹聖二年十月復為察院自察院為殿院四年十二月自殿院為左司諫鄒浩云云附元年末及今年九月二日

降授奉議郎京西路轉運判官周純進承議郎

以應副補治永裕陵溝井有勞故也

四月五日五月十二日

交

州南平王李乾德乞釋典一大藏詔令印經院印造入

內內侍省差使臣取賜樞密院言河東路外州軍城

寨緩急差發兵馬前去經涉山險頗為未便訪聞石州

神泉寨至麟州銀城寨之間有形勢之地可以修建城寨兼有材木採斫應副使用若兩寨之間踏逐要害有水泉去處修建三兩寨移近裏城寨戍守兵馬前去使麟府嵐石州管下城寨通接即緩急互為聲援頗為利便詔河東經畧司相度具經久利害及省望四至具圖聽候朝旨

呂惠卿奏西人來拆新築烽臺已復修訖詔河東修寨通嵐石麟府兩路限八月以前了當

布錄  
戊辰

六月二十三日

都知梁從政以歲滿乞罷提舉大內修造曾

布言從政前後經二府陳狀不一不敢進呈今云歲滿  
須取旨上曰須是都知無可差者遂令再任從政以修  
內司役兵工匠多為御藥郝隨所抽差拘留於後苑作  
下無人可以辦事故累狀乞免上但云時下緩急修造  
須至差那却可於諸處差人布云禁中修造恐無例差  
外處役兵兼從政嘗乞差御藥管勾詔差郝隨雖受宣  
已數年而今不曾赴修內司管勾上亦知之  
布錄六月甲戌今并此  
遂託疾在告

己巳詔朝散大夫試戶部尚書吳居厚朝散郎權刑部侍郎周之道各進秩一等發運副使張商英減一年磨勘淮南轉運使張元方賜帛有差開修支河畢工故也

環慶路言進築駱駝巷城寨畢工詔賜入役民兵等

錢有差

四月二十二日布錄云己巳環慶築白豹畢後移兵築駱駝巷將士特支庚午環慶又奏己築

駱駝等寨章惇云福至心靈胡宗回一併築了城寨亦可嘉進築先後與實錄不同今附此

庚午奉議郎權發遣陝西轉運判官李諲加秘閣校理馬軍都虞候信州團練使王恩為衛州防禦使四方館



使吉州防禦使知蘭州苗履遷引進使皇州使融州刺史雷秀領濰州團練使泰州刺史知鎮戎軍姚雄遷四方館使知應順軍姚古遷東上閤門使權知環州种朴領昌州刺史諲等以進築天都有勞故也西染院使孫侃遷如京使如京使喬青遷莊宅使供備庫使魚贊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內殿承制劉遇遷供備庫副使東頭供奉官高榮遷內殿崇班蕃官內殿承制伽裕額伊遷供備庫副使侃等以斬獲羌人故也 環慶路言白豹

進築畢工詔賜名白豹城賜胡宗回以下銀合茶藥有  
差金湯白豹皆用舊名上顧二府云如何皆曰自慶歷  
邊事以來范仲淹之徒皆以為得金湯白豹則橫山為

我有其名已著故不欲易以他名也

布錄庚午八日庚戌金湯賜名十三

日丙辰白豹已奏畢工陳師道與曾布書乞罷進築其  
畧云進築不已則兵不得罷盍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  
敵則漢取陰山匈奴過而慟哭開西域發兵爭之故謂  
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  
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  
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  
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命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  
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

路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為將帥取富貴之  
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彼必舉國爭之  
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師道聞之  
宥州在橫山之下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  
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  
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內郡地才可種蕎豆且多  
沙磧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才一收以銀州草惟柴胡  
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菽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即可  
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從乎內則空  
此以實彼舍易而即艱何益且闢土益廣則去府益遠  
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河東麟府之患世所知也若  
謂今所據可以制敵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敵雖  
叢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  
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養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無其  
人則諸部不為用也若此則師道之憂有甚於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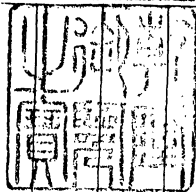
辛未詔莘王侶睦王偲幼喪所生母才人馬氏所生之  
養母實襁褓撫養之侶偲並建王爵出奉外朝例合改  
封少報勤劬特進封嬭嬭好

是月右正言鄒浩奏臣伏以臺諫者人主耳目之官所  
恃以除壅蔽而廣聰明者也一有曠闕則蔽之所由生  
將有不勝慮者矣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况  
耳目之官乎然而自昔以來備置臺諫使奮不顧身以  
交修厥職殆非朝廷用事之所樂故必在人主獨斷而

已不可不察也臣竊見御史臺除不置大夫外由中丞而下有侍御史有殿中侍御史有監察御史共八員今止三員兩省諫官除不置散騎常侍外由諫議大夫而下有司諫有正言共六員今只有一員曠闕之多於茲為甚仰惟陛下躬攬威柄延見羣臣而天鑒所知莫不洞判其間以身許國無所阿徇可以上當聖意者宜多有之伏望斷自宸衷早賜選備庶幾言路不致久闕相與盡忠獻納少助陛下博覽兼聽之意

浩奏不得其時  
按元符二年五

月二十六日陳次升以左司諫責浩獨為右正言至八月七日乃以王祖道為右司諫今附浩奏於月末臺官三員蓋中丞安惇察官石豫左膚也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一至  
四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蘓青龍

謄錄監生

臣

沈霽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六月壬申朔河東轉運副使郭時亮言畿甸  
百姓每歲租賦乞令於所屬縣鎮近便供納特免支移  
從之 河東奏北人於賈胡墪拆石墻侵入天澗取水  
詔經略司指揮折克行如北人先肆麤行令隨宜應接



施行

布錄壬申五月十四日合參照

廣西察訪司言體訪得桂宜融

等州土丁差往管下緣邊縣寨防托其間有條單丁亦一例輪差欲乞應係與蠻界相接防托處並差兩丁以上之家若遇教閱及邊防緩急即依自來條例施行從之

甲戌廊延路經略使呂惠卿言西界投來首領伊實巴特瑪係西界雅稜烏格官在旺精之下正鈐轄之上本司乞比類偽天使補崇班詔伊實巴特瑪特補東頭供奉官

仍賜銀絹錢各三百檢準敕榜偽天使之類與崇班仍  
賜銀絹各五百緣伊實巴特瑪在西界委是雅稜烏格官  
與偽天使一般遂依偽天使之類先次支給銀絹錢各  
五百訖給公據已奏乞補內殿崇班今來若降等推恩  
慮無以取信從之今後如有不依得敕榜所載名目之  
人並具此類推恩人例奏聽朝旨即未得先給公據及  
一面支給賜諸路準此 環慶路都總管司言展築慶州  
白豹城畢本處係與廊延接境控扼互為聲援之處全

籍土民戍守合添置在營馬步軍二指揮所有招軍等  
例物並依興平城新置蕃落保捷指揮施行從之 太  
學博士鄭居中為太常博士

乙亥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言進築暖泉寨畢工已牒  
延安府於係省錢內每年支錢五百貫充公使犒設從

之 四月十四  
日賜名

丙子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言準朝旨西人再遣使臣  
若未與收接表狀無以明示開納之意合作本司指揮

順寧寨官收接告哀謝罪表章申取經略司指揮候到  
本司附遞聞奏詔鄜延路經略安撫司如是差人取到  
即收接附遞以聞如已差告哀使副齎到即選差大使  
臣一兩員及舊例合差使臣人數引伴赴延州奏聽朝

旨

二月十一日四月七日二十四日五月六日布錄丙子鄜延奏西人復遣使齎牒又白劄子來詔令收接

公牒仍諭西人如遣使賣到告哀謝罪表狀當發遣赴關如無謝罪表狀即難議收接西人比來去甚遲遲今此復來故益示以開納之意

戊寅鄜延奏西人說話次第令依五月指揮施行

布錄

環慶走馬阮易簡奏之字平無水乞權住修築詔胡宗

回更切相度施行

布錄

己卯權知開封府呂嘉問言諸廂使臣乞並依熙寧法  
從本府奏舉從之 奉議郎祕閣校理權發遣河東路

提點刑獄時彥特追一官勒停朝請大夫吏部郎中林  
邵特勒停供備庫副使閣門通事舍人權管勾樞密副  
承旨公事張宗高特免追官罰金三十斤勒停朝散郎  
度支郎中王詔西京左藏庫使曹璘罰金二十斤並以

充北朝正旦國信使副拜不如儀故也蹇序辰等既付有司左司諫陳次升言制勘蹇序辰乃知開封呂嘉問壻所用獄子等多是府隸乞替換仍差內臣監勘上不樂曰內臣豈是臺諫官可差獄子無非開封府取到者魯布曰內臣在聖意可否若有開封人在內令替換不妨章惇曰無可施行布曰若有開封人須令替換上從之先是制勘所上殿言時彥范鎰林邵在番皆魯拜受香藥酒得旨令並取勘次升疑獄官有所偏故有是請

上頗訝其喋喋也已而內降序辰奏制勘所取勘客省  
帳茶酒有王曉例拜受香藥酒依林邵等例移宴就館  
例外送馬是書送回答之物不可不受乞聖鑒省察樞  
密院勘會富弼奉使亦以契丹主瘡病伴酒三行差官  
就館伴酒食刁約奉使以契丹母老病久坐不得伴酒  
三行差官就館賜御筵除蹇序辰所引王曉例事體不  
同外即無例就客省帳茶酒及移宴就館不魯例外送  
馬并序辰稱係書送回答之物各不委自來有無似此

體例兼不獨序辰不於語錄內聲說拜受酒一節時彥  
以下亦不曾聲說並合取勘令制勘所詳此及序辰狀  
內事件逐一子細根勘取見詣實圓結公案聞奏應合  
取勘之人如已經三問今來供答更有未承伏情狀並  
具奏聽旨與三省同入文字御寶批依遂行下蔡卞曰  
客省帳茶酒有王曉例恐難云無例布為之增改云事  
體不同遂已

此段在四月  
十二日甲申

布又言勘會到富弼刁約例

甚分明王曉例即不同上曰甚好布曰兼富弼等亦不



曾例外受馬臣處此事極平所以云不獨序辰不於語錄內聲說拜受酒一節上曰此指揮尤好布曰制勘所先已申陳云入夏禁繫多罪人多病不可淹延乞追攝范鏜等故令已經三問更不招承即具奏聽旨上曰固合如此布曰此事若臣所擬定稍有未安三省必不肯簽書上曰是同入文字甚好布曰猶恐臣僚有所開陳望陛下審察上深然之

此段在四月十四日丙戌

及制勘所乞差錄

問官次日差葉祖洽卞以為不可上令差安惇卞曰如

此庶幾布再對言卞如此擇錄問官不知何意臣嘗開  
陳以為序辰黨衆恐左右營救者多陛下以為誰敢為  
營救者臣言亦似不妄矣

此段在五  
月癸卯朔

序辰尋撾鼓乞差

官看詳制勘案云勘官令增減款詞及抑令認奏事不  
實徒罪凡所勘皆以為不當又言繳駁及訴理事取怨  
非一及先臣周輔熙寧元豐中曾勘鞫公事多有嫌隙  
乞出自審斷選官看詳或乞別推布曰蹇周輔熙寧中  
曾勘臣不知元豐中所勘者誰黃履曰臣元豐中曾論

周輔布又曰訴理事在三省臣所不知然聞章惇許將黃履皆干涉訴理事如此則是宰執於序辰皆有妨嫌須盡易見執政官乃可斷序辰事上曰豈有此理蔡卞曰莫只是說制勘官布曰熙寧中曾勘臣又訴理事干宰執豈是言制勘官卞又曰臣不敢以序辰為無罪然令他招上書不實罪似過當布曰蔡卞不知子細序辰供進語錄在王詔事未發前故隱不言拜供儀式在王詔事發後便言曾拜序辰云可以互見制勘所却曾申

密院取王詔事發及序辰供儀式月日王詔事發係二月二十六日序辰供儀式係二十九日以此可見前供語錄不實兼序辰兩有分析奏狀至二三十紙其間莫須有不實之語上默然惇曰序辰既於客省茶酒却便上殿劄子乞編為例此尤不好又曰序辰在史院曾語及臣諭之云但依實對答只是錯然終不肯如此布又指受例外馬事云序辰言有條辭不獲免聽收制勘所但云無例令招不合收豈有不用條而用例臣以為辭

不獲免聽收須如黃履押宴北人送例外物便具劄子  
進納乃是依例上云須如此乃是布曰序辰得例外馬  
既不辭却便與常例合得土物五十八疋一處奏請支  
絹莫不可制勘所令招不合不別具狀申明序辰又以  
為不當又云拜是承例如此則序辰一切無罪又曰陛  
下憂勤閔雨之際心不體國淹延刑禁却乞別推豈是  
體國上曰范鏜等皆有徒罪布曰鏜雖有對制不實之  
罪然却有奏狀云於奉使絕域不應拜而拜有辱君命

取輕北人恭俟重行竄謫如此似稍知體與序辰顫賴殊不類矣衆亦以為然上曰何以處之許將曰候案上取旨衆亦云當爾遂令依此行下

此段在五月六日戊申

明日范

鍾亦具狀翻變

此段在五月初八日己酉

安惇請差官重勘上欲遂

差安惇布曰昨差周鼎時陛下已欲差惇惇雖魯錄問何所妨然恐須差兩人昨章惇云欲差一諫官陳次升有言不可用鄒浩可否惇曰浩乃呂嘉問所薦恐不便布曰浩或不爾蔡卞云趙挺之可上令差挺之仍云挺

之必不觀望布曰士人如稍識廉恥何敢爾初上數對  
執政言獄官要不觀望者宜易得布亦嘗云除蔡京鄧  
棐之類乃序辰黨與中人不可差其他在聖意裁擇何  
所不可又白上乞戒飭獄官以惇卞各有所主及序辰  
自陳於臣等有嫌隙令不得觀望高下其手上曰安惇  
輩必不敢如此布曰雖然得德音一警飭之尤善上曰  
好此段在五月  
七日巳酉 是日制勘官安惇趙挺之上殿尋申乞  
重斷時彥林邵王詔等一行公事布問上魯差中使監

勘否上曰不曾差不消得初蔡卞乞差中人監勘上許之既而不聞差人果已罷久之安惇及趙挺之上殿乞重斷時彥林邵王詔等

此段在五月二十三日乙丑

於是林邵拜受

香藥酒於語錄內隱避不奏約法合罰銅三十斤放張宗高合追一官勒停上以林邵為首宗高為從輕重未允宗高特免追官并邵各罰金三十斤勒停時彥供語錄在前奏不實在後合從事發更為又以首增一拜特追一官勒停

熙河築齊訥納森畢工賜帥臣以下茶



藥銀合

布錄已卯五月十二日進築  
六月八日畢工九日賜名

河東奏築河外

城塞乞調保甲從之

布錄

朝請郎京西轉運判官魯孝

廣為水部員外郎

庚辰賜熙河蘭會路齊訥納森新寨名會川城環慶路

駱駝巷新寨名綏遠寨

布錄已卯五月十二日進築六  
月八日畢工駱駝巷四月二十

二日進築五月  
二十七日畢工

賜進築之字平將士特支

廊延路

經略使呂惠卿言據保安順寧寨官李子明等申西界

天使德明雅卜裕木攀等劄子言告哀公牒却無謝罪尋

問因何無謝罪表西使言夏國與朝廷是父子之國今  
已恭順舊例先送告哀公牒然後差使副齎謝罪表狀  
赴朝廷子明等諭天使未敢收接詔呂惠卿令將寨官  
收留申保安軍作本軍指揮所有公牒上說告哀不言  
謝罪與前來不同未敢申上衙若齎告哀謝罪表來當  
議收接奏取朝旨

六月五日

辛巳冀州觀察使提舉從福宮王文郁卒

壬午詔河北修城池樓櫓仍令安撫轉運司體量兵官

不得力者具名奏差人替又令二府各選差知州通判  
內不可倚仗者選官對移或非時催督責限修葺了當  
每歲差官點檢有不如法及稽違重行停替河朔連歲  
霖雨城池多隳壞累督責修葺而財力不給又官吏多  
不職邊報多言北敵頗生事其繇專政慮不能安靜故  
降是詔仍賜支免夫錢及借諸司封樁錢應副河北諸  
路都提舉汴河隄岸賈種民言乞依元豐年及川茶  
條例將作監于鄭澶滑等州界地方依開封府界條例

出賣官茶從之 右正言鄒浩奏伏見元豐年修置水磨變磨茶末出賣止是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嘗行於外路今既追復舊法自合盡依元豐事體而都提舉汴河隄岸司乃於京西路鄭滑州潁昌府河北路澶州一例施行近日又更差官前去京東路濟州山口措置水磨等事除鄭州舊係府界縣分可以依舊施行外其潁昌府澶滑州山口皆元豐舊法所無而今輒行之果何謂也若謂潁昌既有水磨可以就便出賣濟州山口

置磨以後亦可出賣矣若謂澶滑係與畿縣相鄰可以出賣即凡與畿縣相鄰去處亦可出賣矣若謂山口當清河之衝可以因水置磨即凡通水去處亦可置磨矣既行之鄭滑又行之澶州又將行之濟州皆以為可即一路一州自此通彼輾轉相因何所不至雖朝廷遵奉前例不敢輒有增損而本司乃以機變之巧陰肆滋蔓臣恐歲月之後遂遍天下而茶商衣食之源盡為本司所權不得措其手足其弊可勝言哉伏望聖慈深賜照

察特降指揮只令一依元豐舊法施行所有濟州山口

措置水磨并其餘非元豐所行事件並一切寢罷庶幾

不失先朝立法為民之意上副陛下繼志述事之孝

浩奏

不得其時附見潁昌滑澶賣茶後濟州置水磨其從違當考

浩又嘗奏伏見兩浙路

察訪司體究到本路人丁鹽錢利害乞將人戶見催過

丁鹽錢通一路移補舊額將見欠鹽錢並與除放并遇

闕鹽依官賣鹽價蠲免其錢蒙送戶部勘當本部稱已

有朝旨難以施行臣竊詳降旨之初蓋為兩浙路轉運

副使胡宗哲止陳其利而隱其害今來既緣臣僚上言  
付察訪司體究得自轉運司催理以來民力不堪委實  
有害戶部自合依實勘當申取朝廷指揮却自稱已有  
朝旨難議施行失仁聖卹民之意伏望睿慈詳酌特降  
指揮依察訪司所奏事理施行庶幾一路元元實被德  
澤甚厚

此奏附見從違當考孫傑察訪兩浙在  
元年二月十五日恐此奏合在元年

權戶

部尚書吳居厚言乞差侍從官同戶部置詳定除放欠  
負所詔令戶部開排赦條合放而不放及不合放而放

者並仰本部劾奏以聞今後遇赦準此

五月十一日可考

樞

密院言府界諸路將兵內馬軍已依元豐舊法並改充  
弓箭手兼習為槍其步軍除守營人係全用弓弩手外  
今來諸將有見依海行者有依隊法者欲乞諸將下步  
軍教習事藝並依海行法除上名人外各以十分為率  
置弓二分弩五分槍牌手三分遇結隊即依隊法其隊  
內所闕槍牌手人數却以互習人充代從之

新本刪修云樞密院

言府界諸路將下步軍教習事藝乞並依海行法以十分為率置弓二分弩五分槍牌手三分遇結隊即依隊



法從之

廊延再奏西人來議告哀云已收接公牒欲便

諭以已奏朝廷乞發遣告哀使赴闕朝廷必須允從上  
許之輔臣皆稱善呂惠卿言諸路進築未已不爾無以  
取信也

布錄癸未六月五日九日

考功員外郎陳師錫加祕閣校

理知宣州

甲申賜輔臣御筵于都堂既罷各賜銀絹

曹布銀絹各一千

丙戌詔客人投下河東三稅鈔內錢限三日支銀紬絹  
限五日紐筭印給公據開元豐庫從河東轉運判官陳

繫請也 涇原奏罷近裏城寨官員詔諸路依此相度

速具可以減罷員闕聞奏成守兵馬亦速依近旨裁損

移卽併廢

布錄丙戌章案四月一日奏可考

丁亥熙河蘭會經略使孫路言近據苗履踏逐到古會  
州已寧會中間地形寬廣北控黃河可以置州已依朝  
旨計置合用樓櫓材植等赴新城欲候今秋先築會州  
畢工即移兵了當打繩川東北楞摩之間兩寨詔孫路  
更切相度委是地形要便有水泉經久可以守禦即從

長施行

七月戊申曾布云云又甲寅孫路奏戊辰熙河奏又八月己卯布云云又辛巳苗願奏又丁亥

姚雄知州九月

庚午朔畢工

戊子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等言臣等每緣職事請對待

次或踰旬日方得瞻望清光而文字遇有急速深恐失

事伏望指揮下閣門今後許翰林學士依六曹開封府

例先次挑班上殿仍不隔班從之

元符三年三月末六月末七月末可考

中大夫蔣之奇叙復太中大夫從刑部檢舉也

己丑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言夏國偽正鈐轄格幹寧以

所部孳畜并部落孳隆登等投漢詔格幹寧特與內殿  
崇班仍賜銀絹緡錢各三百 接伴遼國泛使朝散大  
夫試祕書監曾旼等言新修國信敕令儀制等其中條  
例不無增損而事干北人者恐難改革又汎使往來雖  
係不常而新令條目元不該及乞下元修官審照舊例  
刊除略加添修詳定編敕國信條例所取索合用書狀  
體式更切參詳編修成冊送國信所收管準備照使  
知通遠軍康謂丁母憂乞解官持服不許

布錄  
己丑

詔應

監官典押公文人員作匠之類若在京應管轄兩務去處人吏並不得承賃官宅舍屋地段違者各杖一百以上親戚許除賃住外亦不得轉賃違者杖八十從戶部侍郎吳居厚請也

新削

壬辰廊延路經略司言統制官苗履等管押人馬入西界討蕩至夏州大沙堆以來斬獲首級乞賜推恩從之

五月二十八日苗履以知蘭州進築天都遷官不知今何故又在廊延路出兵

樞密院言廊

延路奏軍功將佐數十人所部止數千人恐減落所部

人就分數酬賞令別保奏上曰恐是選精銳者出戰曾  
布曰未有此例兼環慶張誠近緣減所部人就分數冒  
賞奪三官不可不再詰問從之

布錄戊子  
今附此

太常博士

吳綱言昨監釋奠于文宣王殿竊見正配三位設廟門  
外堦上至行事時旋令諸生捧執而入體問得係是元  
祐中有司申請欲以觀諸生容止遂更此儀乞依元豐  
條例罷之其武成王廟亦宜準此從之

新削

詔諸路進

築限八月中旬了當

五月二  
十六日

癸巳朝散郎試給事中范鏜落職知蘄州皇城使泰州團練使李嗣徽降授慶州刺史朝奉大夫權禮部尚書蹇序辰落職降一官知黃州供備庫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帶御器械向緯落帶御器械并降供備庫副使一官衝替並以奉使遼國拜不如儀又不依例受擡箱馬及對制不實等事故也朝請大夫吏部郎中林邵降授朝散大夫衝替前降勒停指揮更不施行時彥等既坐責序辰及鏜獄尋具御史臺制勘所乞差錄問官上令差

刑部侍郎周之道先是序辰四問不承制勘所上殿得  
旨令更一問如不盡情供招取旨追攝勘所遂坐此旨  
再劾序辰乃答云既奉旨追攝更不敢依前分析仍不  
肯云所招並是詣實勘官再對言其違法不實之狀甚  
明衆證灼然又同使李嗣徽等悉已伏罪唯序辰多端  
避罪意待翻變將來雖結案錄問必不免翻變乞依呂  
溫卿近例止以衆證結案更不取勘錄問奉旨范鏜以  
下結案錄問蹇序辰依所奏以此獄方具上諭曾布曰



序辰罪狀分明而拒抗如此當重行布曰近臣殊不知體貌廉恥一向無賴不肯伏辜中外傳笑以為近臣未有如此者上又曰范鏜已上章待罪却翻變舉措殊無義理布亦曰外議喧然傳笑

此段在六月十五日丙戌

於是同呈序

辰鏜等案序辰三上書不實合罰銅九十斤鏜及李嗣徽三十斤向緯合追一官勒停上令鏜落職小郡嗣徽降遙刺衝替私罪重序辰亦落職小郡向緯罷帶御器械降供備庫副使衝替私罪重布曰序辰恐難與鏜一

等卞曰亦重序辰乃尚書兼侍讀鏜止一職布曰法不如此彼此皆只是落一待制爾臣非有意於重序辰序辰奉使易擡箱絹拜受酒客省帳茶酒例外受馬自當削職更有九十斤不實之罪鏜止拜受酒一事若一等斷罪何以厭天下公議何以弭范鏜之口因言王琪止因副使言詐稱疾貶信州團練副使上曰太重布曰先朝李師中只因薦司馬光蘇軾亦貶副使上曰以害政故須爾布曰此誠如聖諭然序辰不可與鏜等卞又曰

恰好也布曰更輕亦須更降兩官卞亟曰降一官不妨上從之布亦已許將曰如此唯林邵太重上曰如何布曰蔡卞曾言林邵特旨是就重張宗高特旨是就輕卞亦謂然上曰已指揮奈何布曰改亦不妨衆皆曰可改遂令降一官私罪重然自事初衆皆憂序辰黨助多恐不可逐唯上意了然云誰敢為營救者又云須重行然終亦輕典序辰凶惡貫盈人莫敢動搖之者一旦逐去衆論快之布再對因言臣素不以士君子處序辰陛下

觀其所為如此有一毫似士君子行義否臣素言章惇  
引序辰朱服為卞所誤又嘗言服已自敗序辰不久亦  
必敗今日驗之臣言皆不虛矣 河東路經略司言麟  
府路軍馬司保奏知府州折克行逐次差蕃官結默等  
部領人馬入西界逢賊斬獲首級乞推恩從之 環慶

奏之字平進築關城并土橋堡畢工賜帥臣以下銀合

茶藥

布錄  
癸巳

詔繇路減會州及北楞摩城寨地步以邊

臣言公私財力應辦不易故也

布錄  
癸巳五月十四日  
限八月以前築了七月

十三日路奏  
乞不減地步

甲午權殿中侍御史石豫言監內香藥庫李之儀因蘇軾知定州日薦辟管勾機宜文字之儀既為姦臣心腹之黨豈可更居此職欲令有司放罷從之 賜環慶路

新築之字平關城名曰龍平關

舊本云賜名清平布錄稱龍平與實錄同新紀

亦書甲午築龍平關  
按宋史亦作清平

乙未大理少卿同詳定三司敕令劉賡言乞將官制敕令格式送三館秘閣收藏從之 廊延路都總管司言

本路新築米脂等八堡寨合添置土兵馬步軍一十一  
指揮乞不招置只用永興軍等四州新置蕃落八指揮  
每年輪四指揮赴本路上番詔河中府同華州新置蕃  
落六指揮令永興軍路兵馬都監鄧咸安量逐指揮人  
馬數多少分作兩番一年一替權差赴廊延路仍仰本  
路都總管司每指揮作一頭項差使即不得零差赴諸  
路 詔熙河止築會州及北楞摩兩處城寨仍依前減  
地步其打繩川且為烽臺堡鋪遮護候來春進築章寨

以書抵魯布言熙河財用不足民力疲敝乞罷築會州布具白上故降此詔布自言比元計功料已減其半也

布錄  
乙未

丙申詔曰致明察者莫重於郊丘之祀極儉肅者莫嚴於祖考之薦乃者奉若猷訓憲章古昔罷合祭之瀆修特裡之典將以夏日之至祇款皇祇之靈比覽有司之陳欲寢前期之告朕惟朝獻於原廟裸將於太室詎容曠歲之久不及躬祠之奉豈獨異事天之禮抑未稱饗

親之誠怵惕永懷靡遑寧處其欽承於先例用悉講於  
多儀匪敢憚勤庶幾盡志將來親祠北郊前二日躬詣  
景靈宮朝獻太廟朝饗並依南郊儀制先是輔臣以大  
禮前朝謁宗廟起自近世北郊方暑可略上以為事天  
地當一體不可闕故有是詔 昭宣使萊州防禦使內  
侍押班吳靖方為宣政使

丁酉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吳安持為河北路都轉運  
使仍專切措置河事

七月十八日  
罷新命

河東路經略司言銀



城肅定之間南至神泉共二百一十四里以吐渾河分  
定麟府嵐石兩路地分共建四寨并通路小堡子四座  
形勢險固經久可以守禦詔林希更切相度如委是險  
固控扼得賊馬道路經久決可守禦即一面從長施行

實錄於此下書就西沿邊安撫司言西蕃長結瑪遣人  
齎到蕃字報說沁布結索諾木巴勒乞旗號頭巾要求投漢  
詔孫路依詳近降朝旨精加措置施行無令遷延  
有失機會今移八月末丁酉即六月二十七日也又詔

所築四寨四堡仍限八月中旬了畢

布錄  
丁酉

廊延路經

略司言昨據投來人稱西界首領威明魯濟特克率兵寇

順寧寨差第三副將張守德等量帶人馬伏截至長城  
嶺掩殺西賊至赤羊川已來斬獲首級得功人乞推恩  
河東路經略司言近據太原府路鈐轄張世永等探  
聞得西界地分名星羅默隆橫川一帶賊馬屯聚尋領  
兵馬前去掩殺得功人乞推恩並從之

戊戌詔進築環慶路定邊白豹城畢工以東上閣門使  
本路都鈐轄張存為四方館使充副總管左藏庫使都  
監种朴為皇城使陞權鈐轄降授宮苑使權都監張誠

復皇城使遙郡團練使為都監各賜銀幣有差

布錄云  
環慶築

三城寨乞賞此但云定  
邊白豹應是脫金湯字

己亥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

此據元符二年十月二十  
六日工部狀追書紹聖史

官專主北流之議至東流斷絕乃略不正言其月日蓋  
姦臣意別有主於記述則未暇詳細耳趙鼎臣河渠書  
云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第一埽復北流故道詔遣  
吏部員外郎王祖道賑濟被水之民又命水部員外郎  
曾孝廣詣河北相度河事按遣祖道  
在七月九日遣孝廣在七月十八日

右正言鄒浩奏

伏聞大河水勢日近暴漲凡在衝注漂蕩一空如三門

白波則其害尤甚蓋數十年以來所未有也道路相傳

無不駭嘆臣愚欲乞應係陝西京東河北等路被水衝  
注去處並申飭逐路監司或自朝廷委官前去躬布惠  
澤厚加撫存庶幾漂蕩之餘生者得以自全而死者不  
至暴露以傷太平之和氣伏望聖慈詳酌速降指揮施  
行

浩奏不得其時  
附二年六月末

浩又奏臣伏見去年河北京東等路

大水為害甚於常時上賴聖恩撫存百姓方幸全復而  
今年之水又非去年可比蓋自陝西京西以至河北其  
間州縣當水衝者皆漂蕩民人毀壞廬舍至不可勝計

仰惟朝廷申飭監司舉行詔條所以宣導德澤甚厚然而頻年以來水旱相繼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正厥事而已不以為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臣愚伏觀陛下清靜以承天休寅畏以謹天戒惟恐一物失所無以當上天愛育之意固已應天有其實矣尚慮政令施設之間人才進退之際有未足以釋公議者伏望睿慈深賜照察以盡格王正厥事之義不勝幸甚

此奏亦附見  
當考其時

浩又奏伏

見諸路監司率以本路雨澤霑足秋成有望奏聞朝廷  
然天道高遠難以豫知若後來雨過多或後來雨不繼  
為水為旱決不可逃緣監司既嘗奏陳不惟本司務掩  
前言兼所屬州縣互相觀望雖行檢放亦非實數甚者  
公然抑勒不令申訴災傷民間窘無所出重以威勢督  
之遂至質賣妻孥委棄父母轉徙溝壑無以自存為害  
甚大不可不察伏望聖慈嚴降指揮敕戒諸路監司及  
州縣長吏如敢似此害及百姓並重行黜謫庶幾今後

莫不警懼上副陛下惻怛愛民之心

此奏亦不得其時姑附見此

是月西蕃大酋畢斯布結等與果莊妻桂摩及其妻孥并果莊河南舊部族皆叩河州岷州境上乞以嘉木卓葉公磋藏丹貝四城來降畢斯布結者結幹磋之子果莊孫也果莊嘗逐溪巴烏其叔父阿蘇又嘗賊殺杓贊世有仇怨聞溪巴烏起河南諸部多歸之畢斯布結不自安故請內附且言轄正已為森摩乾展等所囚廢青唐可取之狀王瞻亟具奏乞朝廷速取青唐今時不可失

朝廷以前此溪巴烏亦求助於漢邊臣不能知曲折失  
不以聞今既得志遂不復來方鄂特凌古之篡嘗加封  
爵而溪巴烏之立初無以助之又納其叛人恐溪巴烏  
必怨然不納則河南一帶部族未肯附溪巴烏不乘時  
撫而有之將失機會乃詔孫路依詳近降朝旨精加措

置施行無令遷延有失機會

七月六日七日十一日此據高汪二錄增修實錄於六月

丁酉二十六日書洮西沿邊安撫司言西蕃長結瑪遣  
人齎到蕃字報說沁布結索諾木巴勒乞旗號頭巾要  
求投漢詔孫路依詳近降朝旨精加措置施行無令遷  
延有失機會今移八月末沁布結長結瑪索諾木巴勒



當即是畢斯布結桂摩等也曾布日錄六月十二日癸未同呈令孫路應接邀川事先是知河州王賸自五月二十三日奏溪巴烏殺果莊子阿蘓奪錫勒噶爾城自稱王子河南部族多叛轄正而歸巴烏巴烏木董戩親姪董戩無子而巴烏見疑遂逃而董戩死竟為鄂特凌古所篡及轄正立而多殺首領人情不附又以溪巴烏佛種人頗附之巴烏遣長子杓贊往奪錫勒喀爾城為阿蘇所殺故巴烏因衆怒而起攻錫勒喀爾城中人為內應遂殺阿蘓而據之部族翕然歸附牛羊倉庫皆為其所有果莊子畢斯布結等與果莊妻桂摩及其妻孥并河南果莊舊部族皆叩河州岷州境上乞歸漢贍屢以聞及報經略司而路不敢納又報黃河橋已斷轄正相森摩乾展亦叛轄正而與巴烏通森摩乾展轄正所恃以立今既叛矣則轄正之不能保無疑矣畢斯布結等皆果莊之黨納之則溪巴烏必怨不納則河南一帶部族未肯附溪巴烏不乘此時撫而有之則恐失機會

故令孫路子細斟酌敵情相度收接畢斯布結等言若漢家不納即乞借路往投夏國蓋其下已離勢已迫蹙不得不爾漢巴烏初亦求助於漢而膽路輩不能深知其謀亦不詳以情狀上聞又不敢應接巴烏已得志亦不復求助方鄂特凌古之篡朝廷為加封爵而漢巴烏之立又無以助之異時猶恐其與我為仇也顧遣臣所鎮撫應接之何如耳高永年隴右錄云知河州王膽以青唐之亂告云云建言甚力朝廷從之命膽主其事而邈川諸猶求內附時熙河方城會州因中分其兵詔孫路駐河州膽以河州軍馬為先鋒總管王愍總熙岷軍馬策應以撫納邈州諸酋實元符二年秋七月十八日也七月十八日事附七月二十五日

